

自序

杏坛听雨

■ 郭振羽

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当年简称新大）任教，最初签了三年聘约，后来续约三年，之后又续约三年，然后就留下来。如今算来竟是47年了！这47年来，一直在教学研究的学术园地里努力做个尽职的园丁。1970年代加入第一代社会学的团队，从当年的武吉知马校区到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岗校区，开拓新加坡社会基础研究。1992年应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之邀，西迁云南园，创办传播学院。2003年又应南大第二任校长徐冠林之请，筹划成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协助南大转型为综合性大学。2008年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于2012年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开始回归文化原乡的寻根之旅。

回顾这将近半世纪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参与研究，吸收新知，也一直有机会出力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

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候了。当然，南国的赤道雨，不似南宋江南春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词《虞美人》）。回首前尘，有风雨相伴的日子，更不缺那雨后的彩虹。南国杏坛听雨，有回音，有回响，仔细聆听，或许还有羽音阵阵、余音袅袅。

自序

杏
坛
听
雨

半世纪学术生涯细说从头，第一个二十年努力教学研究，参与第一代新加坡社会研究，尽了一份学术工作者的本分，也见证了新加坡大专教育初步“去殖民化”的努力和成效。

1992年加盟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了我在新加坡第二个二十年的学术之旅。没有料到的是，这段时间，竟然连续几次当了开辟园地的拓荒园丁，从一个相对单纯的学术研究者，逐渐涉入学术行政工作，需要策划、执行，需要拓荒、播种、施肥，还要呵护树苗成长、开枝成荫。2010年从南大退休，获颁“终身荣誉教授”荣衔。校方在贺词中除了提到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之外，特别谬赞我在“开创新局”方面的成绩。自1990年起，20年来，细数我在创建院/系/中心/学刊方面的努力，可以一提的包括：

- 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众传播系，创系主任，1990-1995；
-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1992-2003；
-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署理）院长，2003-2005；
- 《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创刊主编，1990-2010；

更没想到的是，2008年到新跃大学担任学术顾问之后，还增加一项：

-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首任主任，2012-2016。

回想这几段经历，原不是个人学术生涯规划的一部分；有此特殊机遇，不是个人有何德何能，能无中生有，只是生逢其时，正好身处大环境转型之际，有机会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如果说有成绩的话，只能说这几十年，一直都尽心尽力尽职，努力把事情做好。一路行来，还算是风轻云淡，今天绿树成荫，要感谢多少人的帮助、多少人的呵护加持，我不敢居功。

如众所周知，新加坡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大环境是英语挂帅。1970和1980年代，在新大/国大的教学研究著作，自然都是

英文的。1992年开始在南洋理工大学负责行政工作，在一个极度国际化的环境中，英文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甚至于人际交往的社交语言，不但是必需的，也是政治正确的，我自然也视为当然。没想到的是，在近乎纯英语的环境“献身”数十年，在南大退休之后，竟有机会重拾母语，开拓一片新园地。

2008年加盟新跃大学，担任学术顾问；2012年受邀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任务有异，环境丕变，开始新一轮寻根之旅。此话说得轻描淡写，其实是我这近10年重返文化中华原乡的转折点。原来当时新跃大学理事会主席詹道存教授和创校校长张起杰教授邀我加入新跃，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提升大学华文相关项目和文化活动，加强和大中华文化圈以及新加坡华社的联系。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就是在如此构想下成立，让我这古稀老人为新加坡学术发展，再跑一程。

在如此“使命”背景下，我自觉终于可以“任性地”回归文化原乡，更积极的参与本地华社的讲座、讨论会等等活动。在朋友的鼓励下，也开始执笔记录这几十年的学术之旅，既是个人生涯的记录，也是时代的见证和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这本文集中有不少篇章就是如此背景下的产物。

近几年，也正巧遇上新加坡几个重要的“纪念年度”。先是201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50周年，举行多项纪念活动，回顾这个岛国半个世纪来艰难困苦的建国历程。那年3月，建国总理李光耀以91岁高龄去世，举国哀悼之余，更增添几分审视建国之路的深度和厚度。

去年2019年，英殖民者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周年，同样有一整年的纪念活动，从另外一个角度，展开更具宏观多元的历史叙事，解读新加坡的大历史。首先，新加坡历史当然并不始于1965年独立建国，在这之前还有先民200年来的垦荒开拓。不仅如此，今日多元的声音，也开始质疑莱佛士作为一个殖民者的地位和贡献，国内外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更将这个岛屿的历史上溯到700年前的淡马锡/新加坡拉（Singapura）王国。从宏观历史叙事的

自序

杏
坛
听
雨
■

角度而言，东南亚的这个小岛从来都是这片广袤海域海上交通贸易网络的重要港口，曾经是中心，也曾经是边陲，但是从不缺席。

不论是50年、200年，还是700年，在审视大历史叙事之余，大家共同关心反省的是：我们身处当下这个年轻的岛国，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

先回答“从何处来？”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我们都是从原乡而来，为建立新土，终于落地生根。这几百年的历程，简单而言，是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传统到现代；在这旅程中，有创新，有传承，也有断层；有互动，有激荡，也有融合；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是流动的；因之，由中心到边陲，边陲可以回馈中心，也可以互为中心；这是个持续、延续的过程。这也是这本文集所思索的，想要解答的问题。

今日我们立足新土，回望神州，放眼世界，当前立足处便是中心。展望前程，既已生根，更要努力耕耘，时时施加雨露，期待开花结果，开枝散叶。田园不芜，要靠每一代人的努力。

至于要“往何处去？”

大哉问。我们只能留给下一代人寻找答案，走他们自己的路。

鸣谢

这本随笔，书名《杏坛听雨》。这是《怡和世纪》几年前为我设立的专栏栏名。既是“杏坛”又是“听雨”，有“雨声”，也有“羽声”，让我开始有系统地记录将近半世纪的旅程，从1973年到新加坡大学报到，写到当前在新跃社科大学未竟的任务。这几篇专栏文章都收留在本书“辑一：杏坛听雨”中。不少朋友要我写回忆录，这一辑就算是我学术生涯的回忆录了。

除第一辑外，其他各辑包括了社会、文化、语言有关文稿，是我长期关注的课题。文章长短不一，时间涵盖二三十年；既是随笔，也是随兴，课题随意，不成体系——希望在模糊中勾勒出模糊的面貌，只能说是为几十年雪泥鸿爪，留下记录，也留作纪念。

书中文章多篇原载新加坡《怡和世纪》、《源》、《联合早报》，香港《亚洲周刊》，还有台北的《远见》杂志和《远见华人精英论坛》，在此一并致谢。在重刊时，文字上或有修饰增删之处，并此声明。

一本文集的出版，要感谢许多朋友的鼓励和协助。

《怡和世纪》的林清如和南治国两位前老总，2014年特别前来访谈约稿，多年鼓励，终于引出这本书来。

老友林任君，以退休老总之尊，却经常为我审稿把关。他对新加坡社会脉络的宏观认识，以至于他抓别字错字的功力，都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他以我们两人几十年来的认识，慨然为本书作序，虽多“溢美”，确实是深入全面，知己知心，非常感激。

另一位赐序老友高希均教授，相交半世纪，多年来关注新加坡的发展，也一直鼓励我留下在新加坡这几十年的观察和参与记录。他的序文，一如既往，兼具宏观和微观视角，将个人经历放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框架中分析，极具洞见。老友错爱，受之有愧。

新跃大学同事罗福腾和符诗专，是我这几年经常在校园见面聊天的朋友，也是我经常“咨询”的对象。

最后，当然还有我的家人。

当年稚龄来新，得到“末代”华校教育培养的一对儿女，如今不负我们两老所望，勉强称得上是双语双文化人。他们对老爸的文稿常提意见，都是很认真尽责的读者。

至于老伴罗伊菲，相识62年，共同生活56年，不论生活上、思想上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生喜乐哀愁，都是共有的。这半世纪的旅程，我们一起走过；所以这本文集内容，她自然也得共同负责。今年我们同登耄耋，作伴杏坛听雨，闲看西天晚霞，理所当然，这本书是献给她的。